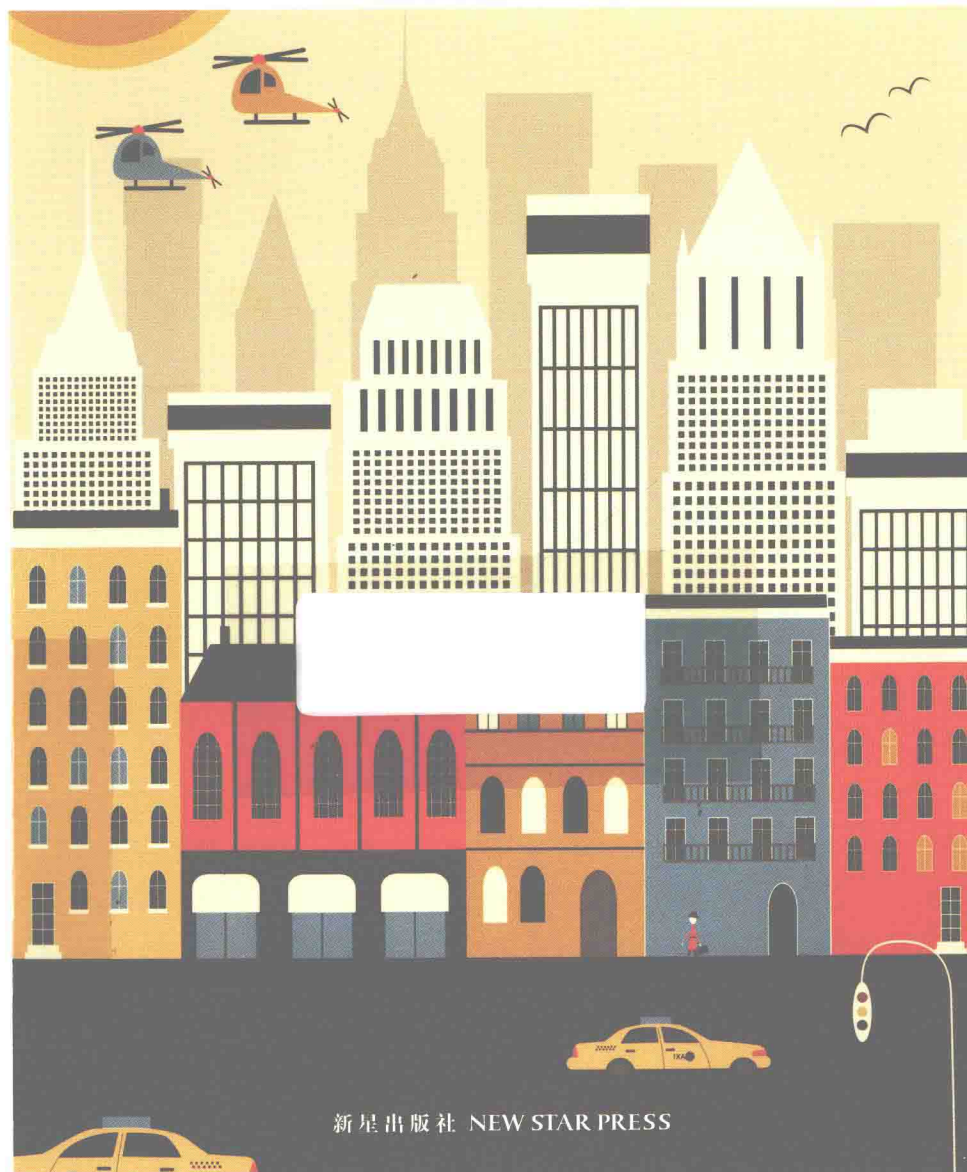


蓝调艳星之死

(美) 杰夫里·迪弗 著 楚材 译

Death of a Blue Movie Star JEFFERY DEAVER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蓝调艳星之死

Death of a Blue Movie Star

(美) 杰夫里·迪弗 著

楚材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DEATH OF A BLUE MOVIE STAR by JEFFERY DEAVER
Copyright: © 1990, 2000 BY JEFFERY WILDS DEAV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 - U.K.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5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蓝调艳星之死 / (美) 迪弗著; 楚材译. —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5133-1716-0

I. ①蓝… II. ①迪… ②楚…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309360 号



蓝调艳星之死

(美) 杰夫里·迪弗 著; 楚材 译

责任编辑: 邹 璿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周伟伟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玥实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0.75

字 数: 162千字

版 次: 2015年5月第一版 2015年5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1716-0

定 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第一章

鲁伊刚刚路过那家电影院，爆炸发生时，她离那里不过三个街区。

绝不是建筑施工用的炸药。在永远处于城区改造中的曼哈顿生活了这么多年，她分辨得出来。声响很大——巨大而痛楚的一声爆响，像坍塌的锅炉。汹涌的黑色烟雾和远远传来的哭嚎尖叫声也清楚地证明了她的判断。

警笛声、叫喊声、狂奔的人群。她张望过去，但从她站立的地方看不到太多。

鲁伊迈开脚步走过去，但很快又停了下来，瞥了一眼手表——她手腕上三只手表中唯一还走动的那只。回工作室已经迟了——那本该是一小时前的事儿。她在想，与其现在回去找骂，何不带一个好故事回去，为自己开脱？

如何取舍？

管它呢。她朝南走，去瞧这场大屠杀。

爆炸本身并不太凶猛。它没有在地板上留下弹坑，只是掀掉了剧院的窗户，以及酒吧里的一块厚玻璃板——人们以前站在那上面演讲。不，火才是最大的灾难。室内装潢燃烧卷起的火舌像战争电影里的曳光弹，引燃了墙纸、地毯、观众的头发，以及影院里所有隐秘的包厢。影院老板大概打从十年前开始就打算把这些包厢一一编号，最终还是没有做成。鲁伊赶到那里的时候，火舌已经舔光所有能舔的，天鹅绒维纳斯剧院（唯一一家XXX级影院，全城最好的放映厅）已不复存在。

第八大街一片混乱，四十二街和四十六街之间已禁止通行。身材小巧、瘦削，刚过五英尺高的鲁伊，轻而易举地在围观的人群中钻出一条缝隙，挤到前排。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妓女、街头三张牌^①赌徒以及孩子们都兴高采烈地盯着台上，来自十来辆消防车的男男女女正在那里施展他们灵巧的舞蹈技艺。当剧院的屋顶轰然塌陷，火花瀑布般地泻落在街道上，人群发出一片轻呼赞叹声，好像正在观赏东河上的独立日烟火。

纽约消防局工作人员是好样的，二十分钟后火势已“被控制住”——她听见一名消防队员如是说，这一戏剧性事件就此落幕。剧院、酒吧、熟食店和脱衣秀已经被毁掉了。

接下来人群的私语声消失了，每个人都神情凝重，默默地注视着医护人员搬出尸体。或者死者残余下的东西。

当那些厚厚的绿色袋子被或推或搬地经过她身边时，鲁伊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在怦怦地跳个不停。甚至那些执行急救的小伙子们——她原以为他们已相当习惯了这种事——看上去也很紧张不安。他们脸

^① three-card monte，一种墨西哥牌戏，将明牌三张翻转并打乱位置，赌者将赌注下在其中一张上，看是否赌中。

色发青，嘴唇紧咬，眼睛直愣愣地看着前方。

她悄悄凑近一名正在和消防员说话的医生。尽管那年轻人努力想保持语调平静，可一张口，话还是噼里啪啦地冲了出来，他声音发颤。“四个死人，两个已经不成形了，残骸甚至不够给牙医的。”

鲁伊做了个吞咽动作：翻搅的胃液和想呼喊出来的冲动在体内挣扎了一会儿，终于取得平衡。

然后她意识到另一件事，恶心欲呕的感觉重新袭来：三四吨闷烧中的混凝土和灰浆现在就堆落在那片人行道上，而仅仅几分钟前，她还上面闲逛，边走边跳，像个跟在妈妈身后小心翼翼地避开地上裂缝的学生妹，她盯着电影海报，崇拜地打量着《饥渴的表姐》里那位明星一头长长的金发。

就在这个地点！就在几分钟前……

“发生了什麼？”鲁伊问一个穿着紧身红T恤，一脸痘疤的年轻女人。她的声音听起来十分粗哑，鲁伊不得不又重复了一遍问题。

“炸弹，燃气管，”女人耸耸肩，“也许是丙烷。我不知道。”

鲁伊缓缓点了点头。

警察们不大友善，也不够耐心，开始用公事公办的语气闷声驱散观众：“让开，来，大家，让开。”

鲁伊站在原地没动。

“对不起，小姐，”一个男人彬彬有礼地对她说道。鲁伊转过身来，看见一位牛仔。“能让我过去吗？”他刚从烧成废墟的剧院出来，正要走向聚在街正中一群官员。

他大约六英尺两英寸高，穿条蓝色牛仔褲，工装衬衣，一件军用防弹背心，上面挺括地挂着护板和靴子。他的头发稀疏，背头，髭须，阴沉沉的一张脸不苟言笑。他戴着一双磨坏的帆布手套。鲁伊注意到

他的徽章钉在厚厚的退色的腰带上，便让开了。

他从警戒黄带下钻过，走上了街。她侧着身慢慢跟在他后面。他在一辆打着“防爆组”钢印的蓝白相间的旅行车前停下，斜倚在发动机罩上。鲁伊蹑手蹑脚地进入偷听范围，听见了他们的对话。

“我们掌握了什么？”一个穿棕色套装的胖子问牛仔。

“塑胶炸药，看上去像。半个引爆器。”他的眼睛从黑白间杂的眉毛下往上看去，“我搞不懂。这儿不是爱尔兰共和军的目标。酒吧是希腊人开的，”他点点头，“而且那个组织只在人们下班后搞爆炸。不管怎么说，他们的模式是，如果你想吓唬乡亲们，他们没交保护费什么的，就从工地上找点儿托维克斯炸药，或者扔颗震荡手雷。反正是能发出巨大声响的东西。可是军用塑胶炸药？就搁在燃气管道旁边？我搞不明白。”那就不好说了。

“我们这儿找到了点儿东西。”一个巡警走过来，递给牛仔一个塑料信封，里面是一页烧焦的纸，“我们还会继续寻找线索，所以，您当心点儿，长官。”

牛仔点了点头，读了起来。

鲁伊试着偷看一眼，看见了工整的字迹，以及深色的渍痕。她不确定那是不是血迹。

牛仔向上一抬眼，“你是什么重要人物吗？”

“我妈这么想来着。”她努力咧嘴飞快地一笑。他没反应，挑剔地打量着她，也许在思索她会不会是位目击证人，或者是放炸弹的。她决定不再装可爱。“我只是想知道这上头说了些什么。”

“你不该在这里待着。”

“我是记者，我只是好奇这儿发生了什么。”

那个穿棕色套装的家伙问：“你怎么不去别的地方满足你的好奇

心？”

这可惹恼了她。她打算告诉他，作为一个纳税人——其实她还不是——是她给他付的薪水。可就在这时候，棕色套装读完了便条，拍了拍牛仔的胳膊，问道：“这‘剑’是指什么？”

牛仔忘记了鲁伊在场，说道：“从来没听说过。如果他们想对此事件负责，只要派个更像样点儿的人站出来，就会得到应有的名声。”接着他注意到了什么，迈步走向前去，离开了旅行车。棕色套装的目光也落在了别处，鲁伊瞥见了烧糊的纸上写着的信息。

第一个天使吹响了号角，冰雹和火焰带着血色掷向地上。三分之一的土地被烧了……

——来自耶稣之剑的警告

过了一会儿牛仔回来了，一个年轻的牧师跟在他后面。

“就是这个，神父，”牛仔把塑料信封递给他。那个男人读的时候把耳朵都贴到了罗马领。他不停地点着头，薄薄的嘴唇紧闭着，表情肃穆，好像在出席葬礼一样。鲁伊估计，他到这儿来就是干这个的。

神父说：“这是圣经里给约翰的启示，第八章，第……七节，也许是第六节，我不……”

牛仔问道：“启示？关于什么的？就像得到灵感启发那样？”

神父发出一声礼貌的、不置可否的讥笑，随即意识到警察不是在开玩笑。“是关乎世界末日之事。启示录。”

就在这时，棕色套装注意到了鲁伊正从牛仔弯着的胳膊间探头探脑。“嗨！你，走开！”

牛仔转过身来，但没说什么。

“我有权知道发生了什么。几分钟前我才从那边走过，我也可能就这么死掉了。”

“不错，”棕色套装说道，“可你没有。感谢上帝吧。瞧，我已经厌倦老这么唠叨，要你别在这儿待着了。”

“好的，因为我也听腻味这个了。”鲁伊露齿一笑。

牛仔强忍着没有笑出声来。

“马上离开。”棕色套装走向前来。

“好的，好的。”鲁伊走开了。

然而，她动作很慢——只是为了表明他们不能对她太粗暴。她拖拉着脚步，多听到了些那位年轻神父对牛仔和棕色套装说的话。

“我真的不想跟你们说这些，但假如这纸条真与爆炸有关，恐怕不是什么好事情。”

“为什么？”牛仔问道。

“那一节是关于第一位天使的。在整段里，总共有七个天使。”

“那又怎样？”棕色套装问。

“我猜那意味着你们还会有六个案子要跑，直到上帝把账勾销掉。”

在二十一街L&R制片公司的办公室里，鲁伊从冰箱里取出一罐啤酒。这台老式的楷模牌冰箱是她最喜欢的物件之一。门上的浮雕花纹酷似一九五〇年版史都贝克老爷车的散热器护栅，上面还有个巨大的银色把手，看上去就像开启潜水艇舱口用的手柄。

透过接待桌上方那面锈迹斑驳的镜子，鲁伊打量着自己。借助办公室荧光灯的映照，她看到一个线条柔和、轮廓分明的情影：一条红色迷你裙，上面印着恐龙的剪影；两件无袖T恤，一件白色，一件

藏蓝。红褐色的头发向后梳成马尾，使得她那张圆脸看上去不怎么显胖。除了几块手表，鲁伊还戴了三件首饰——一块穿在链子上的双尖水晶，一只埃菲尔铁塔样式的镀金耳环，以及一副双手扣握形状的银手镯。那手镯曾经摔断过，又给焊了起来。经过八月午后的汗水蒸腾，加上她曾忍不住把头沉进三十一街一个打开的消防龙头喷涌的水中冲凉，早晨化的一点点淡妆已经荡然无存。不过鲁伊本来就不是注重化妆的那种人。她总觉得，装饰得越多，越容易受轻视。一旦她精心收拾起容貌，就会从精明世故变得滑稽愚蠢，把苗条性感的自己打扮得像个站街女。

她的时尚理论是：你是个矮个子，其貌不扬，穿着上只需坚持基本要素就好：T恤，靴子，还有恐龙。至于发胶，留着去杀苍蝇或粘剪贴簿用吧。

她把冰凉的啤酒罐贴在脸颊上揉搓着，在桌边坐下。

L&R 公司的办公室是公司现金流状况的绝佳写照。灰色的铁制家具，大约出产于一九六七年；剥落的油地毡；一沓沓泛黄的发票、故事脚本、艺术导演年鉴，纸张上已然覆盖了一层厚厚的城市沙尘。

拉里和鲍勃——她的两个老板——是澳大利亚人，纪录片制作者，以及——照鲁伊的看法，在大多数时间里都是疯子。作为墨尔本和纽约广告代理商的商业广告制片人，他们已超越了自身宏大的艺术抱负；他们曾经，用他们自己的话精确地表述出来——“真他妈的牛”。他们像圈养动物一样胡吃海喝，打饱嗝，泡大奶子的金发美女，在情绪消沉时则自我放纵。眼下是做电视广告的空当期，他们正在制作和拍摄一些超棒的纪录片，都是能拿到 PBS^①、英格兰四频道，或电影论

^① Public Broadcasting Service，美国公共电视网。

坛上放映的好货色。

鲁伊连蒙带骗在这里混得一份工作，希望能沾到一点儿他们的魔力。

到现在已经有一年多了，她什么也没沾到。

拉里，胡子留得比较长的那位合伙人，走进办公室。他今天的行头是：靴子，黑皮裤，以及一件黑色的、不整洁的黑色伞兵衬衣，上面的每颗扣子都是他胆量的证明。

“该死的，看看时间。你跑哪儿去了？”

她举起施奈德镜头，那是她从市中心的摄影器材店选来的。他伸手来够，她却拿着避开了这一抓。“他们说你账户透支了。”

“我的账户？”拉里被深深地刺了一下。

“——所以他们要了一笔大大的定金。我不得不给他们支票。一张个人支票。”

“好，我会把它补到你的工资袋里。”

“你最好把它补到我的口袋里。”

“注意了，你不能老像这样迟到，宝贝儿，要是我们在拍片子呢？”他拿起镜头，“时间就是金钱，对不对？”

“不对，钱就是钱，”鲁伊反驳道，“我有所付出，就希望你有所回报。赶紧的，拉里。我需要它。”

“从公司零用金里拿吧。”

“打我在这工作起，公司零用金就从来没超过六块钱。这你知道的。”

“不错。”他在检查镜头，一件非常漂亮的德国光学器械。

鲁伊一动不动，紧紧地盯着他。

他抬起眼，叹道：“这玩意花了他妈的多少钱？”

“四十美元。”

“天哪。”他伸手从口袋里摸出两张二十的给她。

她草草地给了个微笑。“谢了，老板。”

“听着，宝贝儿，我有个重要的销售推广会要开……”

“不会又是一个广告片吧，拉里。振作起来，别把自己卖光了。”

“他们付租金，还有你的薪水。唔……我需要四杯咖啡。一杯不加糖，一杯常规口味，两杯甜的。还要两杯茶。”他用一种优雅的和蔼眼神望着她，宽恕了她追讨欠债的罪孽，“另外——如果我不需要我不会开口的，可是我的便装外套……你知道，黑色的那件？它在洗衣店那里，而我要去……”

“不做清洗的活计。我是助理制片。”

“鲁伊。”

“把它写下来读一遍，字字确凿。助理制片。不意味着助理干洗。”

“帮个忙？”

“制片和洗衣服大不相同。就像晚上和白天。”

他说：“下回让你用阿莱弗莱克斯^①。”

“不干洗衣的活儿。”

“天哪。”

她喝光了啤酒。“拉里，我想求你个事儿。”

“我刚加过你薪水。”

“不是刚有个爆炸吗？在市中心。一家色情剧院被炸掉了。”

“不会是你经常光顾的地方吧，我希望。”

“发生的时候我刚好从旁边路过。看起来像是宗教组织干的，某些

^① Arriflex，德国摄影机品牌。

右翼狂人或是别的什么组织。对于来龙去脉，我想做个片子。”

“你？”

“一部纪录片。”

照平常惯有的懒散样子，鲁伊的个头也就只到拉里的第二颗纽扣下方。但现在她挺直身子，高过了他的衣领。“我到这儿来学怎么拍片。十一个月下来我干的全是冲咖啡选仪器在片场卷线拿去冲胶卷再就是去遛鲍勃那条痢痢狗。”

“我以为你喜欢它。”

“它是条好狗。这不是重点。”

他瞅了眼他的劳力士。“他们在等着我。”

“让我干吧，拉里。我会把你打在制片人名单上。”

“你真是太慷慨了。对于纪录片你懂多少？”

她抿起小嘴，扮出一个崇拜的微笑。“我盯着您拍东西快一年了。”

“胆量。你有的就只是胆量。你没有拍片技巧。”

“三项占了两项。”鲁伊说。

“听着，宝贝儿，不是我把自己当成了不起的天才，可眼下我有五六十份简历搁在办公桌里，而且他们绝大多数人都巴不得有特权给我跑干洗店呢。”

“拍片的资金我自己解决。”

“好吧，洗衣这事儿就算了，我有一屋子人等着咖啡因呢。”他把一张皱巴巴的五元钞票放在她手里，“拜托搞些咖啡来。”

“下班后我能用摄像机吗？”

拉里又看了一眼手表。“妈的，好吧。但是没有摄影机。只能是贝

塔制式的摄像机^①。”

“哇，拉里，录像带？”

“录像是未来的潮流，宝贝儿。你自己买那该死的录像带。我每晚检查阿里斯和博莱克斯两台机器。要是少了一样，哪怕只是半小时，你就卷铺盖滚蛋。还有，你用自己的时间做你的事儿。你能得到的就这么多。”

她甜甜地笑了。“想要加点饼干佐茶吗，老兄？”

当她转身走开时拉里喊道：“嗨，宝贝儿，提醒个事儿……这种爆炸，不管发生了什么，媒体都会很快就弄个特稿故事出来。”

鲁伊点点头，认出了他的眼神。当他在片场里和鲍勃或是摄影师为了某个场景碰撞交流想法时就是这种眼神。她留心了。他继续说：“用爆炸作题材就像一个……引子。”

“引子？”

“你想要做个好片子，做个关于爆炸的片子，然而又不是只关于爆炸。”

“听起来挺像禅机。”

“该死的禅机，没错。”他歪歪嘴，“给我的茶里放三块糖。上次你他妈的就给忘了。”

在给茶和咖啡埋单时，鲁伊想起了斯图，她很惊讶自己怎么没早想到他。于是她自掏腰包多给了食品店伙计两美元，叫人把那些盒装饮料送到 L&R 去。看在拉里改变的分上。

^① Beta 制式，由索尼公司研制出的一种家用录像机制式。

然后她走出门，大步朝地铁方向走去。

一辆低底盘、起码有十五年高龄的米黄色轿车摇摇晃晃地从她身边开过。喇叭响起来，从前排座位的阴影中传来一声含混的邀请，随即迷失在这艘巨舰的柴油引擎的咆哮声中。汽车加速开走了。

天哪，真热。去地铁站的半路上，她从拉蒂诺大街一个小贩那儿买了一份纸卷刨冰。当小贩指向瓶装果汁汽水时鲁伊摇摇头，冲他迷惑不解的表情微微一笑，她用冰擦擦额头，然后把T恤的前襟往下拉了有一手宽。小贩被逗乐了，她转身走开，留下他一个人在那里若有所思，也许开始盘算为他的货物开辟一个新市场。

痛苦的炎热。

残酷的暴热。

还没到地铁站，那些冰就融化了，在列车到来之前水汽已蒸发得无影无踪。

A线地铁穿行在市中心那些拥堵的街道下方。在她头上的某个地方，就是天鹅绒维纳斯剧院余烟未散的废墟。鲁伊专注地盯着窗外。有没有人在这地铁系统中居住生活？她思忖着。也许这儿有所有的部落，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和家庭，在废弃的地下通道里栖身立命。他们也是纪录片极好的主题。街市下面的生活。

这让她考虑起片子的“引子”。

关于爆炸的片子，然而又不只关于爆炸。

然后她想到了一些东西。这部电影应该是关于单个的人——受爆炸影响的某个人。她想起她喜欢的那些电影——它们从来不在抽象的层面探讨问题或阐述观点，它们都是关注人的，关注在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但是她该挑选谁呢？一位在剧院里受伤的常客？不，没人会愿意帮她做这个。谁肯承认他是在色情影院里受的伤？剧院的老板怎

么样？或者色情电影制片人？拙劣的想法。有件事鲁伊很明白，就是观众十分介意你影片的主要角色。黑手党的坏蛋或者是投拍这些电影的人，无论是谁，他们都别想从观众那里博得同情。

关于爆炸然而又非……

列车在地底不断加速，她越思索这部纪录片就越发兴奋。噢，一部像这样的片子绝不会让她一夜成名，但——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可以让她找到自我。她失败的职业生涯清单有长长一串：打杂、女招待、推销、清洁、橱窗布置……做生意不是她擅长的。有一次鲁伊搞到些钱，理查德，她的前男友，琢磨出一大堆安全投资的方法。生意启动，股票待购，她却不小心将他的文件包落在了中央公园的旋转木马上。也许全然与此事无关，因为她其实已经把大多数钱都花在一处新住所上了。

我不擅长实际事务，她这么告诉他。

她所擅长的，也是她一直擅长的事情是——故事。比如童话和电影。尽管母亲在她年轻时候一再警告过（“没有女孩能靠电影谋生，除了你知道的那种女孩。”），在电影圈向上爬的可能性要比在童话里低得多。

她曾经认定，她生来就是拍电影的，而且这一部——一部真正成熟的电影（《纪录：严肃电影之毁灭现场》）——在过去的一两个小时里对她而言已经变得至关重要，当地铁在地下隧道里轰隆奔驰时，这件事就像气压一样包围、压迫着她。不管用什么方式，这部纪录片会做出来的。

她望向窗外。地铁的地下殖民地无论住了些什么人，他们都必须再等上几年才能让自己的故事为人所知。

就在鲁伊一心思索着她的电影，别无所想的当口，列车呼啸着驶

经那些人，驶经耗子、垃圾，或者，什么也没有经过。

……然而又不是只关于爆炸。

在贝尔维迪尔后期制作公司的办公室里，空调是关着的。

“我的老天。”她嘟哝道。

斯图没从《美食家》上抬眼，招了招手。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地方，”鲁伊说，“你不是要死了吧？”

她走到窗户跟前，想要推开那扇油腻腻的、锁着六角形网眼铁丝的玻璃，它因为经年日久、油漆和被虫子蛀坏的绝缘油灰而纹丝不动。她朝着哈德逊河边青石板路方向拼命搏斗，她的肌肉颤抖着，口中哼哼唧唧地使劲。斯图感觉到她的暗示，从椅子上起身来检查窗户，他把全身的重量压在窗户上，然后直挺挺地往下按。他是个大块头的年轻人，但那身发达的肌肉大多是从揉捏面包和在铜碗里搅拌蛋清得来的。三分钟后，他气喘吁吁地承认失败。

“我们再怎么鼓捣，从外面进来的也是热气。”他又重新坐了回去，草草地记下一条食谱，然后皱皱眉头。“你是来这儿蹭饭的吗？我不记得我们和 L&R 有业务往来。”

“不，我想问你点事儿。私事儿。”

“譬如？”

“譬如你的客户是谁？”

“那属于私事儿？唔，大多是广告代理商和独立电影制作人。电视网和大制片厂偶尔会光顾，但……”

“独立制作人是指哪些人？”

“你知道，那些做纪录片或低预算故事片的小公司，比如